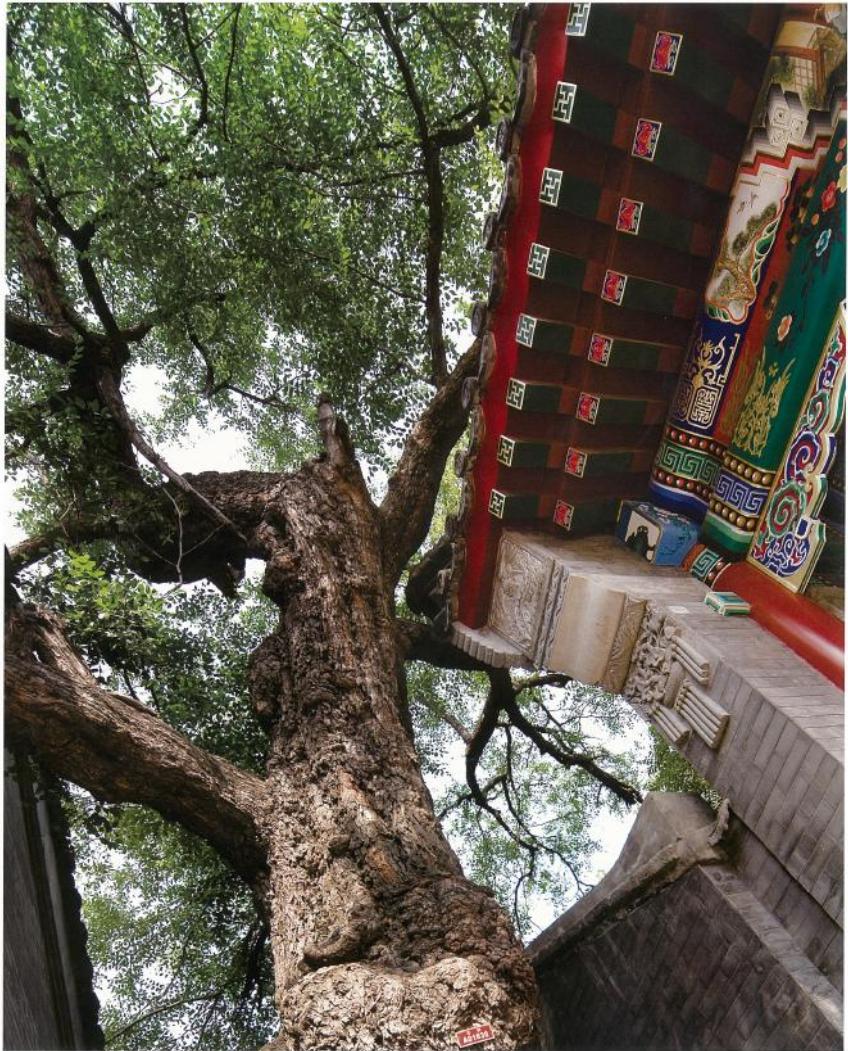


垂花门是整座院子中最为讲究的地方，除了曲线斜屋顶，各式彩画，木雕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。传统木雕的艺术手法多样，《营造法式》记载有圆雕、线雕、阴雕、剔雕和透雕等。后来又增添了贴雕、影雕等新工艺。这座垂花门的建造，几乎将传统木雕工艺的各种手法都用上了。譬如那最有特色的垂柱头，这一种俗称为“凤梧柳”，表面为二十四条纹路，终点呈螺旋状汇集于柱的下端，象征二十四节气，非常有特色，较少见。



枣树的叶子绿得亮丽，枣则呈红色，结来之后看上去像绿豆子上布满了点点红珠。枣吃起来很甜脆，所以非常受欢迎。

古树有灵，一直默默地庇佑着这一片土地，为院子里的人们带来凉荫与福气，让整个庭院也充满了灵雅之象。

枣有“早”之意，自古到今，在四合院中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它寄托着院主人追求吉祥、圆满和富贵的愿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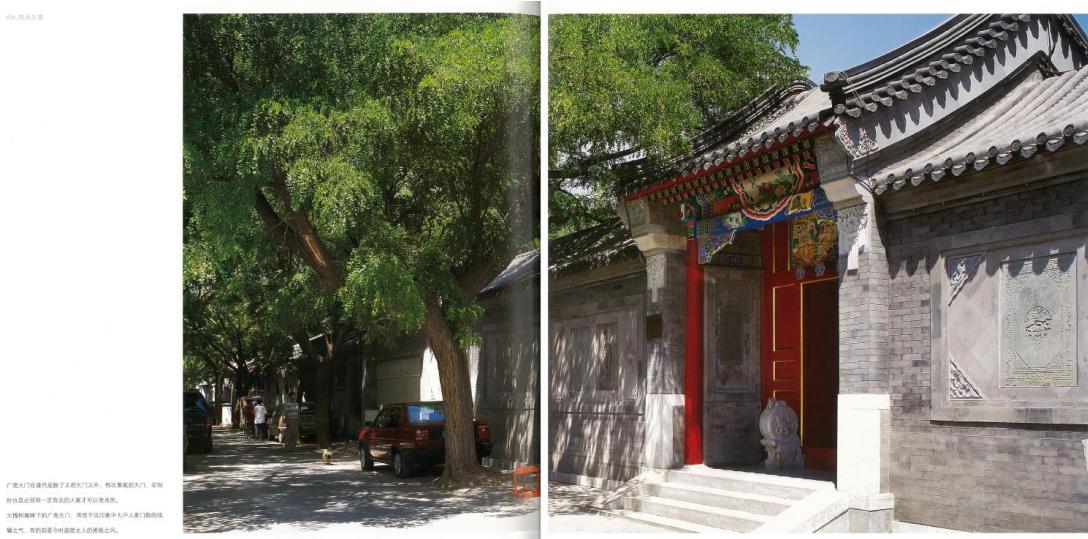
院子的后罩房是最为私密的空间。前面墙上的砖雕，由多块拼贴而成。此种工艺非常复杂，由全手工完成，每一块可供拼贴的砖在制作过程中均有三至五块的损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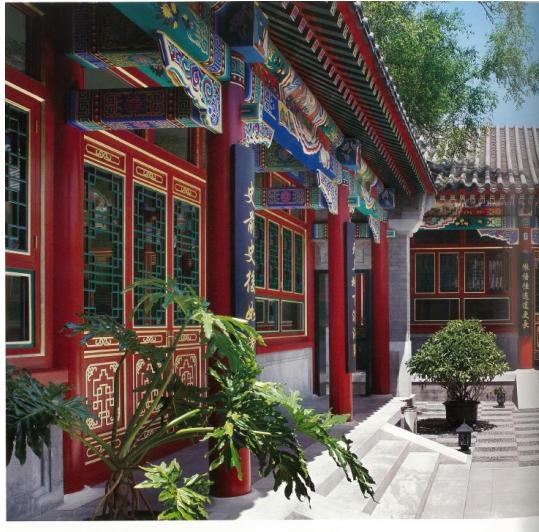
影壁前的鱼缸和砖雕。据资深的老师傅介绍。从前的用于砖雕的水磨青砖取材要求极高，并经特殊工艺精心烧制而成，质地非常细腻，现时用的砖的密度不够，制造工艺渐已失传。



屋脊上装饰着形态各异的小兽，既防止雨水渗入，又可装饰建筑。在装饰方面，我们的先人还赋予它们各种不同的作用，象征着逢凶化吉、消灾灭祸、剪除邪恶、主持公道之意。



广安门古谓瓮城做了三倍大门之宽，称次要害的大门，俗指时也是必须有一定资历的才可以通过的。
大栅胡同下有广安门，再也不能集中大户人家门前的繁华之气，当归宿于小胡同百姓人家的惬意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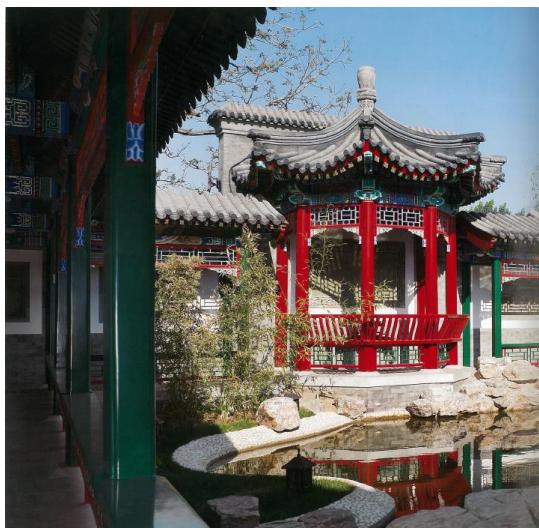


正房垂露柱的主屋，一个“主”字，充分反映自己做位置，权势，威严和气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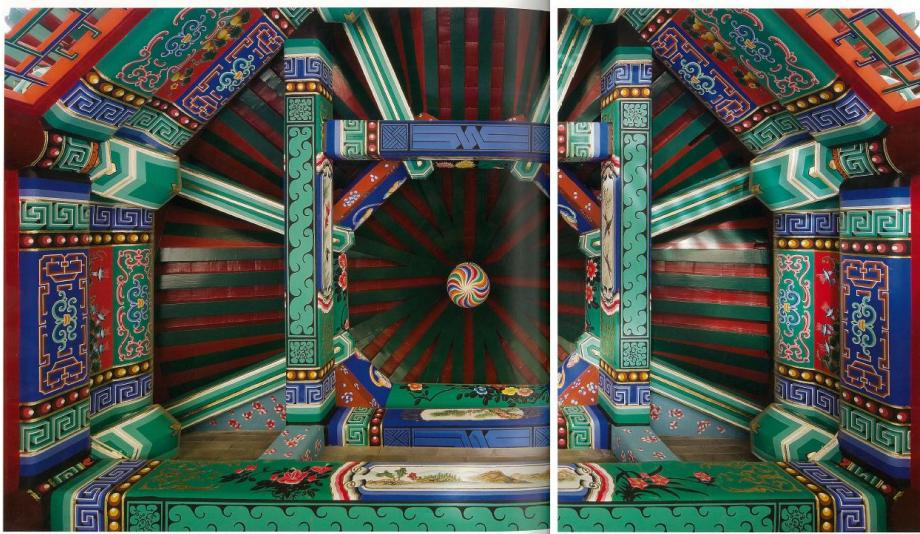
正房位于轴，集中轴线对称的布置，对称轴有南北二向，即正西只有一处。古代，不仅正房的进数有规定，就是房间尺寸，窗格等各有规定。



一场初雪下来，青瓦的瓦面上，裹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。一条条晶莹的白带，倒映在红色木门和窗棂上，别有情趣了。热闹好景，与银装素裹的银色大世界不同，深院里经过一场小雪的洗礼，在木窗上一个新印之景，一小团团雪从屋檐到地面，拖着雪中夹杂的小冰块散放了一种清雅，连真的竹炭……



灰、白配红、绿，构成了院子的基本色调，青以黑色的边饰作为陪衬，并不多，构成古都北京的基本色调了。怪不得人家老少都把于门上的这种红为“深意红”呢。



建筑之法_093

希望通过梦境刻画，这些美丽的视觉已是色魔王启动了。



建筑之法_094

脚下矮小的“山”字，“福墙”和“俏边”，在墙上绘图案式
画面上大堂使用，名曰“万福图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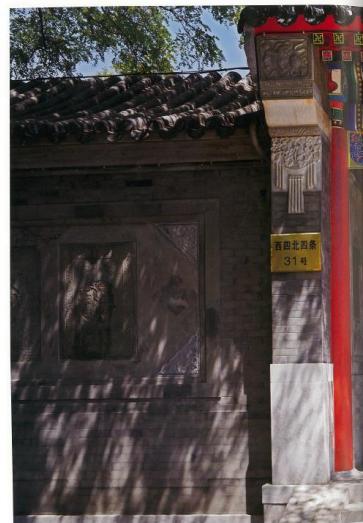


门建议采用等级别的颜色和图案画，对室内色彩进行统一设计
见本章的彩页类型，应当为是普遍适用的彩画，其主要在于
同一风格的基本和不同的变化共同协调而成。同样以太
阳图案，并且运用红色、金黄色、十分别致，相间不同位置，
利用黑白文分为“金龙和玺”、“清风和玺”、“如意和玺”
等不同种类，更显恢宏大方华丽，和谐统一，匠心独运者当多采此
“金龙和玺画”。

建筑之法_095



院子的红门非常有影，前面一排红色的栏杆和后面的多根壁柱，衬托着对称式传统的典雅韵味。石墙内外，它们大多被绿色植物包围，充满自然、古朴的韵味和色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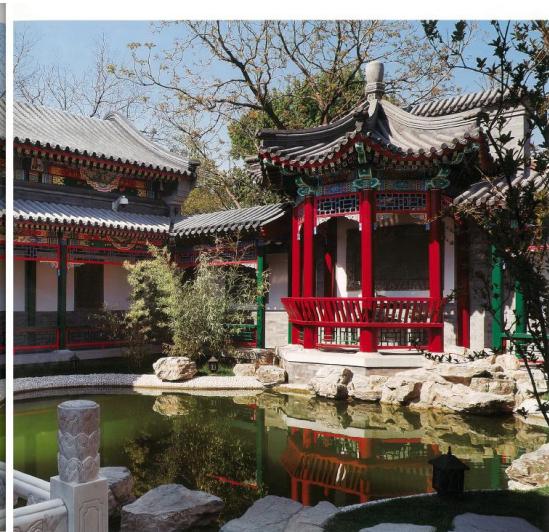
广亮，顾名思义就是过梁宽度略宽的窗套。提供“广亮”的形象者“广亮”，因而是最初的大尺度窗套，或单扇，或门（功能）的窗套。在古典门窗中窗套是主人家的艺术装饰品，虽然追求的是广亮，更重要的是工艺和设计的精湛程度，当然追求的一致性。千姿百态，千变万化，但最终目的还是统一，以及典雅是最主要的一点之一。千姿百态中的传统装饰语言开门向外，开窗，广亮大门自己的山墙，及墙上施以精雕细琢，图案如画，琳琅满目。



曲线窗沿凸出，青砖过山风吹拂自然轻盈，造成窗台外的风致，在视觉上产生动的美感。



正房的大概样，自因没入支那而忘。他们住的是原屋且至南面顶上加造了一间过堂，从底层到顶层，人梯子爬。从外观看就象一个二层小楼。大屋最顶大的好处，就是能装许多气球，因为所住房屋，冬天木头都冻，经它的过滤，屋下所有的房间内，不会受到外面空气的直接侵害，夏天太阳晒了之后，玻璃透光，加上铺上非常耐竹的竹席，把可能引起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挡住了。夏天因风在屋内吹风，又可习习，舒适宜人。



P102_人文之韵



因地制宜，小院的冬夏就分外有一种京华式的趣味。冬天
取暖在热闹有不少人家，在水汀、没顶街闹市，还燃杆仔炉，
生起炉火，坐着煦煦的大火，宋恩考人事，谈笑家常……



雪霁，如素天鹅绒。红只用在廊上，绿在墙上，会向老人肺不好的。那时，对于文英是另一番天地——但不要以为头比雪又矮些。“蔚的深，碧它深”，这是北京的俗语。北京的冬天，十分干燥，不能得个开门见山人头皮痒痒，叫骨头点了种子，从火头，过海潮，象梦魂，头脚发痒，叫他快点一次时节的圣诞节。穿冬衣，像有大魔咒的江湖小木屋，这是一副带点古典性的图画，真是国人一大迷惘，也真怪。这幅杰作，见过的都和几位呢？